

西盟新歌

本报记者 张远晴/文 石 畅/图



佤族神树——勐梭龙潭

从澜沧县出来，已经是晚上7点多，天早已黑沉下来，四周一片沉寂，车子在黑漆漆的山路上蜿蜒向前。从澜沧到西盟，全程近100公里，都是盘山公路，弯道一个接一个，几乎没有一条百米的直线。很难想象公路修通之前，人们仅靠双脚是怎样千辛万苦走出大山的。

剽牛盟誓的传奇故事

63年前，也是沿着这条山路，65岁的佤族头人拉勐从西盟出发，跋山涉水，踏上了去往北京观礼国庆一周年的行程。同样从深山里动身的，还有其他33位各民族头人。动员这些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当时全国解放不久，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依然是与世隔绝。作为西盟佤族地区极有威望的头人，拉勐向来说一不二。他对上山动员他参加观礼团的工作队说：“英国人来了我打英国人，日本人来了我打日本人，国民党我也打，现在解放军来了，我还没看清楚。”工作队反复耐心地做工作。这个倔强的老头终于答应按佤族的传统打鸡卦占卜吉凶。不过，拉勐打出的总是凶卦。

终于有一次，拉勐打出了吉卦。他决定下山，可一出门，头上一只小鸟往后飞去，老头立刻止住脚步，说此行不吉利，又关上了大门。史料上没有记载工作队是怎样反复动员拉勐的，想必也是煞费苦心。结果自然是这个牛脾气的老头儿决定下山，徒步、骑马、坐车、飞机……开始三个多月漫长的旅途。观礼团从昆明到重庆，再到北京，观礼结束后又去上海、武汉等地参观考察。回到普洱（原思茅地区）后，在宁洱（原普洱县），26个少数民族的代表召开民族团结大会，决定拥护共产党领导。

此时，又是这位拉勐，提出要剽牛盟誓。剽牛是佤族传统的祭祀仪式，念咒后将镖枪从牛右肋处直刺心脏，牛必须倒向南方，否则盟誓失败。当时的普洱地委书记张钧找到拉勐，问能不能不剽牛，不确定性太大。老头一瞪眼：“不行就明年再来！”

跨越千载 访高昌

舒小骅



从新疆吐鲁番市乘车东行40公里，迎面一排土皮剥落的高大城墙赫然映入眼帘。此地就是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高昌故城遗址。同行的新疆大学教授韩强曾经参加过这里的实地挖掘和考察，对高昌可谓了如指掌，理所当然地成为导游。听他讲述，高昌古城是公元前一世纪由西汉王朝的屯田部队所建，后城池规模不断扩展，成为千百年来丝绸之路上的名城。公元450年，高昌城即成为吐鲁番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此后，阚、张、马、鞠诸氏相继在此称王，均受中原王朝的册封。公元640年唐朝吏部尚书侯君集带兵灭了高昌，设置西州，得户籍人口3.7万。9世纪中叶，这里成为回鹘高昌国的首府，1209年臣附蒙古。13世纪，以海都为首的西北蒙古贵族发动叛乱，率领12万骑兵围攻隶属元朝的高昌城达半年之久，战火延续40余载，高昌城由此毁灭。高昌故城的平面图显示为不规则的正方形，分外城、偏南的内城和偏北的宫城三部分，周长5公里，夯土而成，总面积约200公顷。放眼望去，久经风化的断壁颓垣七倒八歪比比皆是，一片片或大或小、或高或低的废墟散落在寸草不生的旷野间，死寂般荒凉，让人仿佛步入了渺无人烟的沙漠戈壁，心中不由自主地涌起一种未曾有过的孤寂、凄凉和悲怆。这难道就是史书所记载的闻名遐迩的高昌？我不禁黯然神伤。驴车停在宫城与内城的交界处。韩教授指引我们见到宫城内残留的地基，一般不低于三四米，据说当年建造的宫殿可达4层楼高。我们还路过布满窟穴的三道土岗儿，这些被称作“坊”、“市”的遗址全是仿照唐代长安城内的作坊、市场而布局，一望可知毁灭前的高昌城手工业和商业是何等的繁荣兴盛。

利，拉勐像小孩一样兴奋地在地上打滚：“毛主席勐（好）！共产党勐（好）！”如今的宁洱县依然树有“民族团结誓词碑”，便是这段历史的见证。这是去西盟之前听到的故事，让我对这个倔强、自负又坦荡的佤族老头印象深刻。

山歌壮了酒胆

夜晚9点多，经过两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到达离中缅边境30多公里的西盟县城。这里世居有佤族、拉祜族等少数民族。这是座整洁而宁静的小城。在夜晚柔和的灯光下，可以看到，房屋统一刷了米黄色，点缀有独特的佤族纹饰，还有牛头图腾和仿造的茅草屋顶，很有民族特色。当晚，我们几个年轻人被普洱市委组织部黄正发同志邀请去“喝茶”。老黄曾在西盟的邻县勐连任职，所以对这一带的风土人情特别熟稔。茶没过几盏，就上了酒。敬酒是佤族招待客人必不可少的礼节，客人必须一干而净，以示对主人尊重。在推杯换盏中，佤族朋友开始围着我们唱歌，高亢嘹亮的山歌一下点燃了现场的热情。老黄也一改近几日的拘谨，酒盏中满是豪情壮语。平日饮酒，我们习惯再三辞让，但在歌声的感染下，酒胆居然逗上来了。“喝！”“哈哈——”一轮下来，十几首歌曲过耳，居然没一首重复。平日自诩“麦霸”的我，遇上对歌毫无还手之力，只有喝酒的份。

勐梭龙潭“朝圣”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步行去县城边上的勐梭龙潭“朝圣”。勐梭龙潭像是原始森林环抱中的一块碧玉，如镜的湖面历历映衬着漫天的白云和满山的绿意，令人心醉。传说西盟的龙潭和缅甸边境的一湖“暗通款曲”，每年都有三天两湖的水同时混，当地人称之为“夫妻龙潭”。不过，龙潭的神秘不仅于此。沿着龙潭步行几百米，我们很快到了龙摩爷圣地。在佤语发音中，“龙”是森林，“摩爷”是水牛头，意为挂牛

头的森林圣地，是众神灵的聚集地。在龙摩爷圣地的山脚下，我们在清泉边洗净双手，由一位佤族祭司为每个人的腕部系上五彩的链子。在祭司喃喃的唱歌声中，我们拾级而上，进入密林，开始朝圣之旅。神道两边矗立着多根人头桩。当年佤族祭祀之前砍下的人头就放在高高的人头桩内，那是对神的献祭，也是对凡人的恫吓。解放后，佤族取消了人头献祭的习俗。林中古木参天，寒气逼人，辗转间，便来到著名的牛头谷。佤族崇拜水牛，大凡祭祀都会剽牛来向神灵问讯。仪式后砍下的牛头就会被郑重挂在山谷中，任自然消磨。牛头骨在谷内随处可见，有的堆放在角落，有的悬挂在溪涧两侧的岩壁上，有的则高高地挑在木桩上。因为山谷潮湿，牛头上大多泛着青青的苔藓色，有的已经开始风化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这里至少存有3000多个牛头！3000多个牛头，意味着3000多场祭祀，这是佤族历史上3000多个重要的时刻。1951年民族团结盟誓仪式上，拉勐亲手戮杀的牛头可能在列，见证了佤族人民英勇抗英、抗日的牛头也可能在某个角落。佤族没有文字，历史既在传唱中延续，在祭祀的木鼓声中回荡，也在圣地的颗颗牛头中默默昭示着后人。

边疆人有了致富经

离开龙摩爷圣地，我们驱车进山，去往离中缅边境10公里的南亢村采访。南亢村海拔1300余米，主要居民是拉祜族，特征就是房屋梁上都装点的图腾——葫芦。蜿蜒而平坦的水泥路一直修到村口。村支书李扎莫接受了我们的采访。面对提问，黑瘦的李扎莫略显腼腆，但一提到村里的致富经，思路异常清晰。28岁当选村支书的他，已经在这里奋斗了六年多，成为当地响当当的致富带头人。六年前，地处深山的南亢村还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，

路，一座座桥梁。当年那个遍布弹坑裂缝的废弃军用机场，眼前也变成了巍峨堂皇的国际机场。那一次，听珠海人夸口说，他们要建一座连接珠港澳的大桥，我以为只是幻想，可现在，这座35公里长堪称全球之最佳的跨海大桥，已经屹立海面，正式通车指日可待。壮观的现实景象，与我印在大脑深处的“底片”，就是这么一幅幅地对比着，并且形成巨大反差，在心头产生出强烈的震撼。忆起20年前，当我站在珠海与澳门的交界处，也感受过类似的反差。傍晚，透过铁丝围墙，前方灯红酒绿，身后漆黑一片。而眼下，珠海的琼楼玉宇，比起澳门的金碧辉煌，不仅毫不逊色，而且有着许多独特的亮色。让人印象最深的，是与澳门咫尺之隔的横琴岛，过去岛上只有几个小渔村，现今却成为了开放开发的热土。驱车上岛，一排排新奇的建筑扑面而来，一座座总部大厦、星级酒店、国际会议中心、国际展览中心，正在比肩崛起。澳门大学新校舍饰以黄褐两色，显露出西式风貌。而长隆国际旅游度假区的超五星级酒店已近开业，它的外观与酒店内设的海族馆，与迪拜的超豪华酒店可以媲美。度假区新建的马戏表演馆，便是此次马戏节的举办之地。没料到，看不成马戏，却看到了沧桑巨变的大戏。这回的珠海之旅，算是不虚此行了。此行结束回味无穷，我终有一得：节事活动能招徕八方来客，固然由于其本身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时尚元素；而节事活动举办地的文化底蕴，以及当地社会变迁所形成的各种差异，也足以吸引远近游人。要让节事活动充分发挥效应，成为人人喜爱的旅游品牌，就应该既办好节会，又注重推销主办地的文化特色，让云集而至的人们，在节事之余还能看看当地的变化。这样的节事活动，不火才怪。

长白山滑雪节异彩纷呈

万达长白山国际度假区首届中国滑雪节日前举办。期间举办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，包括冰雪度假体验、著名滑雪俱乐部滑雪系列赛、欢乐家庭娱雪比赛、创意摄影比赛、雪雕节、比基尼滑雪秀、汽车极限表演等。万达长白山国际度假区滑雪场处于世界滑雪黄金纬度42°-46°，长达150天的雪期配合较长的日照时间，特别有利于开展滑雪运动。长白山的森林资源赋予了滑雪运动神秘感，先天壶状地形也为滑雪增添了趣味，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适宜的温湿度比例造就了“无风、温暖”的港湾式滑雪场。今年，长白山国际度假区推出“新雪乡、新感受”的全新理念，除了滑雪外，度假区准备了赏雪、娱雪、滑雪等丰富多彩的活动，让度假客人体验到一种全新的冰雪度假生活方式”。图为滑雪节开幕式表演。

王 琳摄影报道



节事之余看变化

孔晓宁

旅游漫笔

